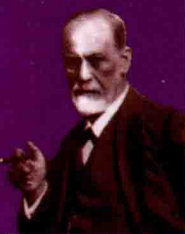


精神分析学引论·新论

(奥地利) 弗洛伊德◎著

陆柒◎译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一部拯救人类理想

揭开人类心理隐私的百科全书

SUNSHINE
三三

音像出版社

精神分析学引论·新论

(奥地利)弗洛伊德◎著

陆柒◎译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精神分析学引论·新论 / (奥) 弗洛伊德著 ; 陆柒
译 . -- 北京 : 三辰影库电子音像出版社 , 2017

ISBN 978-7-83000-246-6

I . ①精… II . ①弗… ②陆… III . ①精神分析
IV . ① 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9462 号

书 名: 精神分析学引论·新论

作 者: (奥) 弗洛伊德 著 ; 陆柒 译

出版发行: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媒体村天畅园 2 号楼

出 版 人: 王六一

印 制: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990 毫米 1 / 16

印 张: 28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978-7-83000-246-6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目录 Contents

原 序	1
第一篇 过失心理学	2
第一讲 绪论	2
第二讲 过失心理学	8
第三讲 过失心理学(续)	18
第四讲 过失心理学(续完)	30
第二篇 梦	43
第五讲 初步的研究及其困难	43
第六讲 初步的假说与释梦的技术	54
第七讲 梦的显在内容与潜在思想	63
第八讲 儿童的梦	71
第九讲 梦的检查作用	78
第十讲 梦的象征作用	86
第十一讲 梦的运作	100
第十二讲 梦的实例及分析	109
第十三讲 梦的原始性质与幼稚性	119
第十四讲 愿望的满足	129
第十五讲 疑问的各点与批评的观察	140
第三篇 精神病症通论	149
第十六讲 精神分析与精神医学	149
第十七讲 症状的意义	158
第十八讲 创伤的执著:潜意识	169
第十九讲 阻抗作用与潜抑作用	178
第二十讲 人类的性生活	188
第二十一讲 原欲的发展与性爱的组织	199
第二十二讲 发展与退化作用的观点——病因论	213
第二十三讲 症状形成的过程	226
第二十四讲 普通的神经质	239
第二十五讲 焦虑	249
第二十六讲 原欲论与自恋症	262
第二十七讲 感情转移	275
第二十八讲 精神分析治疗法	286

原 序

现在以“精神分析引论”为题向社会大众推出本书，绝不是对已经出版的有关这门学说的论述的总括性叙述。希契曼著的《论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症》（第二版，1913年）、费斯达著的《精神分析学方法论》（1913年）、雷·卡普兰著的《精神分析学纲要》（1914年）、勒吉与艾斯纳尔合著的《精神官能症与精神病的分析》（巴黎，1914年）、亚特弗·F.梅易著的《根据精神分析治疗精神病症》（阿姆斯特丹，1915年）等哪一本都是各不相同的独特的书籍。本书是我在1915年到1916年的冬季学期和1916年到1917年的冬季学期，以医师与非专家及一般男女听众为对象讲演的讲义原文出版的一本书。

这部作品可能使读者感到特异之点，可以由以下成立的条件予以说明。在叙述时无法保持学术性论文的冷峻，甚至演讲者在长达两小时的讲演中，必须考虑到避免令听众感到精神疲劳，同时为了考虑到每一时刻的效果，便不得不反复说明同一主题。譬如第一次谈论相关联的梦之解析，然后和神经症的各问题联起来说明。又将内容排列起来看，那么对于重要的论题——诸如有关潜意识——有许多是无法在一个地方阐释完全的，所以数度提出后又暂时搁置一旁，等待增加少许知识后再加以说明的机会。

凡熟悉精神分析文献者，在此入门中看到的事情可能在其他更详细的出版物里也看到过。尽管如此，为了对内容作综合说明，作者不得不在几个项目（例如不安的病因歇斯底里性幻想）中提出过去未曾发表过的内容。

弗洛伊德
1917年春于维也纳



第一篇 过失心理学

第一讲 绪论

各位！我不知道你们之中是否有人已经由阅读或传闻中获得精神分析方面的些许知识。不过，由于我演讲的总标题是“精神分析学引论”，所以，我不得不把各位视为对于这个主题一无所知，而需要从最基本的东西讲起。

当然，我至少可以假设各位已经知道，所谓精神分析是医疗精神失常^①的一种治疗方法，而可以立刻提出在这个领域中与一般医学所做的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许多实例。通常，我们对患者实施新医疗法时，一定尽量设法使患者不觉得此一治疗法的麻烦，向患者确实保证治疗的效果。我认为，他们有这样的理由。因为这样才得以提高成功的或然率。

可是在让精神官能症患者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时，我们的方法便不同了，我们告诉患者，方法是多少有些困难的，而且需要较长的时间，甚至需要各种努力、牺牲；关于结果也不能作肯定的保证，而是有赖于患者的态度、患者的理解、患者的顺从、患者的耐心。另外，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采取乍看起来很固执的态度，但各位会在以后了解何以如此。

现在请原谅我一开始就把各位和我的精神病患者同样看待，我要奉劝各位下次不要再来听我演讲。因为我将让你们从我这儿所得到的只是不完整的精神分析的知识，以及你们在这个主题上要形成独立的判断时必然会遭遇的困难。我会把整个训练的趋向显示给你们看，也让你们知道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定然无可避免地会使你们成为反对精神分析的人，而为了抑制这种本能上的敌对，你们将有多少个人的想法要克服。当然我无法预测，各位听过我的说明之后，对于有关精神分析究竟能理解多少，但我能保证说，既无法学习到根据精神分析进行诊察，也无法以精神分析作为治疗方法。

在各位听众之中，如果有人因对精神分析只能概略了解这些感到不满足，

^① 所谓精神失常（nervous disorder），系指一种情感上的适应不良。其病因主要源自某些未能解决潜意识冲突的焦虑，病人并未引起人格的重大解体或对外在世界的重大扭曲和误解，与精神病（psychosis）完全不同。

而想把它当作永久性的工作，那么我不仅要加以劝阻，还要提出警告。因为目前选择这种职业的结果，不仅破坏了你成为一位著名大学教授的可能性，而且即使在社会上当开业医生，社会也不会理解其意，却反而以不信任和充满敌意的眼光看待你，甚至把你身上所有潜伏的罪恶之冲动都给引发出来。这种现象各位可从目前在欧洲随着战争而来的疯狂大屠杀中推断出来。

不过，对某些人来说，只要精神分析有可能成为一知识之附加物，就足以吸引他们，而在经历所有的困扰之后残存下来。所以如果有人不理睬我的劝告，下一次还来这里，我仍然十分欢迎。不管怎么说，各位有权利知道刚才我所说的精神分析的困难症结所在。

首先是有关精神分析上的指导或教授的困难。在医学课程中，你们已习惯于用眼睛。你们看到解剖的标本、化学反应后的沉淀物和神经性肌肉痉挛，然后又和病人接触，学到凭感觉断定症状，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单凭其中一种起因就能推断出整个病理过程的结果。在外科手术方面，你们亲眼看到手术的进行了病人，也被允许试着亲自去做。而在精神医学方面，病人所显示出来的各种表情、言行举止，都带给你们一连串的观察机会，从而自观察中产生深刻的印象。这么说来，医学方面的老师大都扮演阐释与指引的角色，就像领着你们通过博物馆，你们在这种方式下便和那些陈列品有了直接的关系，并且相信自己透过自身对于新事实的存在之经验又有了信念。

但是，连这个都不可能。可分析所赖以维系的对话不准许第三者在场，过程也不能公开。当然，在精神医学（psychiatry）的课堂上，往往让衰弱性精神官能症^①患者或歇斯底里性精神官能症^②患者来到学生面前。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会说出自己的痛苦或症候，仅此而已。也只有在和医生有特殊情感关系的条件下，他才肯作此必要的沟通，只要有一个陌生人在场，他就缄口不说了，因为这样的沟通必须道出他个人思想和感觉^③的大部分，以及身为与社会疏离的人极不欲为人所知的一切，这一切是连他自己都不愿去面对的。

所以，你们无法实地参与精神分析治疗，只能由别人转述而知，简言之，

① 衰弱性精神官能症，以容易疲劳和焦躁为主要症状的症候群。首先是由美国的C.M.彼亚德（1839—1883）提出认为是过度劳累导致的疾病。今日则认为不是一种疾病，而是症状集合形成，能在各种情形下发现。

② 歇斯底里性精神官能症，亦即身体的所谓动物性技能（连动或知觉）的症状造就心理性苦恼之结果所出现的一种精神官能症（特称歇斯底里）。也显示出蒙眛状态的意识障碍的情形。

③ 也可说是精神活动，但通常是将知性除外，重点放在意志性、行动性方面。

就是道听途说而来。这使你们很难下判断，大都只能赖于你们对转述者的信任程度而定了。

现在我们暂且设想你们不是来听精神医学的讲演，而是历史的讲演，再假设讲演者是在谈亚历山大大帝的生涯与军功。那么，各位是根据什么相信讲演者的报告的？这种情况乍看起来比精神分析的情形更不合理，因为讲述历史的教授和各位一样并没有参加过亚历山大的远征，而精神分析学家至少会向你们报告自己扮演过的角色。但是我们要问，历史学家所根据的是什么？或者用那些与有待考察的事件之年代很接近的人所写的著作，譬如狄奥德鲁士^①或普鲁塔克^②或亚里安^③的著作，也能将保存的国王货币、雕像的复制品放在各位面前，也可以将庞贝出土的伊索斯之战的壁画图片拿来给各位轮番观赏。严格来说，这些文献不过是亚历山大其人和他的功绩已为历代以来的人所深信，而各位可据此重新加以批判罢了。然后，你们或许会发现，有关亚历山大的报告不见得每一件都值得深信，或者某些细节必须进一步求证，可是我想各位不至于就因此怀疑亚历山大大帝的真实性而离开讲堂。

各位所下的结论主要可从两方面来考虑：其一，讲的人自己不相信的事也不会要你们相信的。其二，所有值得信赖的作者多少都同意他们所考虑的事实，至于早期的典籍问题，你们要再参考原典，从其中可发现作者的动机，并加以印证，进而确信亚历山大的事例，也减少对于摩西和尼姆洛德^④的想象。在这之后，你们对于精神分析所可能产生的疑问就足以明确把握了。

那么，你们可以问：如果精神分析的存在无法客观明示出来，也不可能分开其过程，又如何研习并令人信以为真呢？研习它的确不易，也没有多少人能彻底了解。当然，还是有办法了解它。精神分析是从了解自己开始的，它通过自身个性进行研究，这不全是自我反省，但是因为没有更好的用语，我们姑且这么说。一个人如果需要某些方法上的知识，倒是有很多通俗而为人所熟知的精神现象^⑤可作为自我分析的资料。一个人借此得以确信精神分析所描述的过程之真实性和其概念之真实，虽然这些线索的进展并非没有其限制。一个人必

① 狄奥德鲁士 (Dyorderus)，公元前1世纪末，希腊名历史学家。

② 普鲁塔克 (Plutarch)，约公元1世纪时希腊哲学家、历史学家，其名著为《希腊罗马英雄传》。

③ 亚里安 (Arran)，公元2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主要著作作为《亚历山大大帝出征记》。

④ 尼姆洛德 (Nimrod)，《旧约》所载的犹太最初掌握权柄的人。

⑤ 可说是心理现象或精神现象，是指精神性活动出现的情形。

须跟一位专业分析家亲身从事精神分析工作，利用机会观察分析专家所采用的方法之细节，才会更进步，这种最佳方式当然只适于个人，而不适于全班学生。

你们将在精神分析的有关方面发现的第二个困难，不在于先天条件的不足，而是必须由你们自行负起责任。至少截至目前，你们一直是在医学历程的影响之下，这使得你们的态度大大远离了精神分析的态度。你们所受的训练是在解剖学的基础上确立有机体的功能和障碍，借化学和物理学来加以解释，并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它。你们的兴趣从未指向精神生活方面。而令人难以想象的复杂有机体之发展毕竟就在其中达到极点。因此缘故，心理学所采取的态度在你们心中还很陌生，你们一向对它感到怀疑，否认它的科学性，把它交给一般大众、诗人、玄学家和哲学家去，现在，这种限制无疑已妨碍了你们的医学成就。因为碰上病人首先接触到的就是他的精神方面，这和大部分的人际关系没有两样。你们恐怕要因为放弃你们所轻视的江湖医生、玄学家和信仰医疗法在医疗上的影响而得到报应，并付出代价了。

我很清楚你们以前所受训练的弊病所在，那是因为那些课程中既没有在职业上可能有所助益的辅助性的哲学科学，也没有思辨哲学、描述心理学^①，甚至连和感官生理学^②有关的实验心理学^③也没有，这些课程可以告诉你们心灵和肉体之间的关系，这对你们是很有用的，也可以告诉你们了解精神功能可能失常的方法。在精神医学上的确有一分支专门描述可被认知的精神障碍^④的不同方式，并收集了很多临床影片。但就在它最盛行的时刻，精神治疗学家本身却对他们纯粹描述性的确切陈述是否堪称科学表示怀疑了。在这些影片背后，有症状的起源、组织和彼此的关系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这只有当它们能被证明是因某些官能疾病所起的副作用时，才能收到治疗的效果。

这是精神分析一直努力想填补的漏洞。它希望给予精神医学已失去的心理学基础，希望发现肉体和精神失常之间关联的基础可以把握，为了达到这个目

① 描述心理学 (descriptive psychology) 是描述人们行动的基础及各种心理内在构造、人格动力等现象的心理学。

② 感官生理学，以感觉的成立或现象形态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生理学。

③ 实验心理学，是因对于仅从自然状态的观察做诠释的归纳心理学不能满足，而有意识地故意设立特定状况，由此观察心理的现象，寻求法则性的心理学。

④ 精神障碍，如精神病（精神分裂症、躁郁症等）或精神官能症侵害到精神性机能的状态。将精神认为只意味着离开个人范畴的学者，有时用心理障碍这一名词代替精神障碍。

的，精神分析必须离开解剖学、化学或生理学等与精神分析无关的成见，完全使用纯粹心理学的概念来进行，所以我担心这在一开始会让你们感到陌生。

接下来的困难不归你们，而归你们所受的训练或你们的态度负责。心理分析有两大信条触犯了整个世界，招致群怨。其一是和知识分子冲突，另一条则和道德与美学的偏见不调和。我们别低估这些偏见，它们是很有力量的东西，旧价值的残余所在，甚至是人类进化所必需的阶段，它系于情感的力量，拒之不易。

这些无法叫人满意的精神分析的主张之一是：精神历程根本上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意识的东西兀自作用着，且只是整个心灵实体的一部分而已。那么，请你们想想看，我们习惯于把心理和意识混为一谈，不正是反其道而行了？意识对于我们似乎是正面界定精神生活的特征，而心理学则是意识内容的研究，这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以致其中任何冲突对我们似乎都没有意义，然而心理学不可能免除这种矛盾，也不可能把意识和心理合一。心理学对于心灵的定义包括情感、思考、意愿等性质的进程，它还有无意识的思考和意愿存在。但是在这同时，心理学也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严肃的科学态度的同情，而蒙受浑水摸鱼之嫌。我之所以将抽象的主张譬如“心理即是意识”看作偏见而加以非难，这不是很容易了解的，你们要自己去找出其中的困难。即使无意识确实存在，你们也绝想不到整个进化的过程可能就在否定它，而这否定也没什么可利用之处；就好像为了争论精神生活是否可看作和意识共存，以及它是否可以说是这一界限的延伸而空吵一顿似的，不过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的是，无意识的精神历程一定会被接受，并在世界和科学的新方向上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在精神分析部分这大胆的第一步和我即将提出来的第二步之间关系之密切，就比较不会叫你们感到疑惑了。因为这接下来的一步我们已经当作精神分析的发现而提出，包括冲动之说，只能就狭义性和广义性的特征来描述，这在神经和精神失常的因果关系中颇具重要性，在这之前，尚未被充分注重过。哦，不，以前比现在还重视它，性冲动已为人类心灵在取得高度的文化、艺术和社会的成就上贡献良多。

依我看，招致这种敌对立场的最大来源就是对于精神分析探究而得的结论之嫌恶，你们是否有兴趣知道我们是如何来说明这个的？我们相信，文明的建立是为求生存而牺牲了原始冲动的满足而来；我们也相信，当每一个体不断



地参与于群体中，一再地牺牲其本能的快乐以谋大家的幸福时，文明才得以再创而延展。在那些被如此利用的最重要的本能力量中，性本能也是其中之一：它们因此而升华了，这就是说，其精力从性的目标转向其他目的，不再是性的意义，而是具有更高的社会价值。但是这样建造起来的结构并不牢靠，因为性冲动很难控制；任何一个参与文明工作的人，在面对这种精力的转向时，都有反叛性冲动的危险。我们的社会相信性解放和性堕落是对文明的最大威胁，因此而在其发展中把这敏感的所在置之不顾，对于性本能不去加以认识，对个人性生活的问题漠不关心，而代之以惩治以转移其中的课题。就因为如此，故无法忍受精神分析将之加以披露，而指为违反美学，危害道德。一旦这些反对意见争不过科学探讨的客观结论时，反对的一方一定会在适当时机到来之前把它转为学术用语。人性中的一大特征就是把自己不同意的事物当作不真实的，然后轻而易举地找一些论点来加以反对，社会也因此而承认不能接受的就不是真的，以逻辑的和具体的论点来和精神分析的结论争辩。不过，这大多是感情用事，怀着偏见强词夺理。

然而，我要声明我们并未屈服而收回这些令人不愉快的理论，我们的意图只不过是辛苦探讨并把发现的事实说出来而已，我们现在宣布无条件地把任何这一类实际的考虑放入科学探讨的领域中去，即使尚未能把握这些考虑是否合理也要如此去做。

这些就是你们开始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时所要面对的困难。对于初学者而言，这可能已过多了。只要能经受住这些考验，我们的讨论便将继续进行下去。



第二讲 过失心理学

各位！现在我们不从设定好的事物开始，而先来进行一番探索。为此，我们将选取某些很平常、很熟悉但却常被忽略的现象。这些现象和疾病无关，因为它们和健康的人身上都可以观察得到。我指的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毛病，例如：有人想说什么话，可是却用错了词（versprechen），写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只是有时发觉，有时未发觉而已。或有时是在读书时“误读”（verlesen）某字，有时是“误听”（verhören）了他人说的话等，当然这不包括听力的机能性障碍在内。这种现象的另外一组是以“遗忘”（vergessen）为基础，但那不是永久性的，而是一时性的。譬如记不起一个非常熟悉、一看到就认得出来的人的名字；或者忘了自己的某一意图，后来又想起了，所以只是在某一段时间内忘了罢了。第三类中则没有一时性的成分在内，譬如误置某些东西于某处，以致无法找到，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这种情形我们不把它和平常发生的情形同样看待，因为人在这种情形下会因找不到东西而诧异或生气，这其中连带着某种过失，在这过失中又可看到一时情绪的因素，也就是说，人在相信某事的前后，已知道非真有其事。就我们所知，类似的行径形形色色。多得很。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有某种内在关联可用德文“ver”开头来表示，所有冠上这一字首的字都是很普通的，这些字几乎都意指一种不重要的行为，通常都是暂时性而在生活上不具有重大意义的，具有一点意义也很少，大不了是遗失某物，包括具有实际重要性的东西。由此看来，我们大可不必为这些意外事件大费周章，这种事没什么好同情的。现在我要你们考虑考虑这些现象，但是你们可能会厌烦地提出异议说：“大至广大的世界，小至内心生活之间，有多少待解的谜，甚至在精神失常的领域里也有那么多不可知的事情需要说明，也值得说明的，你竟然把心思浪费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上。除非你能告诉我们：一个人在健全的视觉和听觉下如何可能在大白天看到或听到不存在的东西；一个人如何能在突然间相信他最亲近的人竟然迫害他；以及用最巧妙的论题证明那连小孩都感到荒谬的幻想是真的。那么我们将乐于看重精神分析。如果只是研究说话的人为什么会说错，或主妇为什么忘记钥匙放在哪儿等无意义的事情，我们倒不如把自己的时间和兴趣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我的回答是，请稍安勿躁！你们的批评并没有切中要害，也不够中肯。精神分析诚然不能否认涉及平凡琐屑小事。其实正好相反，其所观察的材料就是经常为其他科学讥为平凡琐碎、平常、不重要的事件，或更露骨地说一句，简直就是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里的废料。但是你们的批评却似乎以为，重大事件一定常有重要的表现。然而在某些条件下，某些时间内，很重要的事件难道就不会以琐碎、芝麻般大小的事件表现出来吗？这是可以很容易举出例证的。例如你们这些听众中的年轻人，如何知道自己已博得爱人的关心吗？难道一定必须等到她给你明白的表示，热烈的拥抱吗？或者你看见她抛给你一个眼波，给你一种手势，或和你握手一分钟之久——当别人对此毫无所觉时，你却已心满意足了，为什么？或者假使你是个侦探，正侦查一宗谋杀案，你会期望凶手在命案现场留一张写有姓名、地址的相片给你吗？你岂不是会以已有其人的蛛丝马迹即感到满足呢？所以微乎其微的记号也有其相当的价值，而不容我们轻率地忽视。由这些记号，也许可以发现更重大的事物。当然，我完全同意你们之以为人世上及科学上的大问题，有引起我们关心或感兴趣的优先权。然而你们假如决定终身从事于大问题的探究，也未必能得到确定性的解答答案。到了第二步究竟应该如何着手，便不免感到茫然无知了。就科学的研究而言，眼前如果有一条可走的路，便须向前起步。倘若你不抱任何偏见或成见，勇往直前，你也许可因一时的侥幸，或利用各事物彼此的关系（也包括小事和大事的关系），在纵使是很卑贱的工作上，而走出研究大问题的道路来。

根据这个观点，我希望你们对这些正常人的小过失能萌生研究的兴趣。我现在想先请问那些不懂精神分析的人，究竟如何解释这些现象？

他一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本不值得解释。”他这句话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他以为小事便不能和其他事件发生因果关系，同时是可此可彼吗？无论何人在任何地方，若如此否认自然现象的因果规律，就不免将科学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抛诸九霄云外了。我个人可以向他指出，宗教观也不至于如此荒谬，因为宗教的教义认为，如非上帝的意志，纵使“一雀之微也不会无因落地”。我想我们这位朋友必然不愿将他的答案加以逻辑的引申而求得结论；他必然会让步说，自己如屈尊研究这些现象，便可立即获得相当的解释。这当然是由于轻微的功能错乱（functional disturbances），是精神表现的失调错误所致，这种情形是可以推求而知的。



一个人说话如本来不错，但现在错了，那一定是由于：一、疲倦或不舒服；二、兴奋；三、注意于其他事情的结果。这是很容易证实的。疲倦、头痛或偏头痛（migraine），常会使人说错话。遗忘了专有名词也经常会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有许多人因为不能记起专有名词，便预知偏头痛即将发作。一个人兴奋时，也常会用错字，或做错事。注意力分散或注意力太集中于他事时，常易忘记了所要做的及曾经计划的行动。在幽默杂志“Fliegende Blätter”^①里的教授可以作为实例。他因为正在思索第二本著作上的问题，就忘记了自己的雨伞，而拿走别人的帽子。我们由自身的经验，也明白一个人如果正专心注意其他事，便会忘记了自己的计划或约定。

这理由似乎很容易了解，无可非议，但也许不能引起我们多大的兴趣。请更细心研究这个说明过失的理论吧。过失发生的条件，例如这些人所说的必要条件，并非完全是相同的。循环系统的疾病^②，常是造成正常的机能失常的生理基础。兴奋、疲倦及烦恼等，则可视为心理失调的原因，由此便可以建构成一套理论。疲倦及烦恼会引起注意力的分散，而使人不能专心从事于某些行为。于是某事就很容易受到干扰而不能完成。神经中枢的血液循环如果有些问题或变化，也可产生相同的结果，即一样会引起注意力的分散。总而言之，由于器质性心理的原因而引起的注意力失常，乃是造成各种过失的主因。

然而这种解释仍然不足以对精神分析的研究有所帮助，而必为我们所舍弃。老实说，对于这个问题作更深切的研究后，便可知这个“注意力”说和事实不尽相合，至少也不能由此推知一切。我们知道，有许多人虽没有倦怠或兴奋，一切皆正常，但仍然有这种过失和遗忘发生。有时因为有了这些过失，我们事后才说是由于兴奋——只不过犯错的人不肯承认罢了。但是这个问题尚不止如此简单，因为注意力增强，事情并不见得即可完成。注意力减弱，也不见得事情即会失败。有许多动作纯为自动，不必加以注意也可完成。例如走路，我们也许不知道要往何处去，但却能走到目的地，而不至走错路。这至少是为我们所常见的。精擅演奏的钢琴家，不必思索也能弹出曲调。偶然的错误本就无法避免，但是假使自动弹琴可以增加出错误的危险，那么钢琴家因不断地练习而使弹琴的动作完全变成自动，岂不是最容易有这种危险吗？然而我们知

① 此杂志创刊于1844年，为一份幽默刊物。

② 指血液的循环不能正常进行的病态。这里系指在脑部发生一时性血液循环障碍，致使脑部的这个部分作用恶化，不能做正常活动。

道，有许多动作，不必予以特别地集中注意力，却最容易有辉煌的成绩；而如果刻意求其完满，不敢分散其注意力，反而会引起错误。你们也许会说这是由于兴奋的结果，但是兴奋为什么不能促进注意力集中于其所追求的目标之上，那就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了。所以，一个人如在重要的谈话中说出与自己所要说的话相反的字，则必然无法以心理、生理说或注意力说来加以说明。

关于这些过失，还有许多别的次要的特点，也不是这些理论所能说清楚的。例如一个人暂时忘记了某人的姓名，他感到十分懊恼，但虽然尽力回忆，却徒劳无功。为什么尽管这人十分懊恼，却不能如其所望的那样，记起那个已经上了舌端、只要有人一提起便可立即说出的字呢？或者另外举例来说吧。有时这些错误会增多，而且互相关联，互相替换。例如有一人第一次忘记了一个约会；第二次，他特别努力记忆，却知道自己记错了日子或时间。又如有一人想以各种方法记起一个已经遗忘的字而苦心思索时，竟将那可作为第一个线索的第二个字也完全忘掉。他如果因此追索第二个字，则第三个字又复遗忘，其余可依此类推。排字的错误也是如此。这种错误据说有一次见于某一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该报记载一次节庆，竟说：“到会者有呆子殿下”（His Highness, the Clown Prince）。第二天只好设法更正。该报表示道歉说：错句应更正为“犬子殿下”（His Highness, the Clown-Prince）。又如有位将军一向以怯懦闻名于世。有一次一个战地记者访问他，在通信中称其为“临战而惧的军人”（this battle-veteran）。次日他表示道歉，说昨日的话应更正为“好酒成癖的军人”（the bottle-scared veteran）。这些错误，据说是由于排字板有魔鬼作祟，或者某些怪物的捉弄使然——这个比喻的含义，至少不是心理、生理学说所能涵盖的。

错误也可以因受到暗示而引起。现在且举一故事说明。有一个在《奥尔良的使女》^①一剧中担任重要角色的新进演员，在剧中，他应禀告国王说“The Constable sends back his sword”（元帅将宝剑送回了），且说了好几次。公演时，这位不幸的新进演员虽屡经告诫不再说错，但也许就因为受了警告的缘故，竟然照剧本说错了台词。

这些与过失有关的特点，绝非“注意力分散”所能解释；然而我们也不必

① 《奥尔良的使女》（The Maid of Orleans）。德国史诗人席勒（Schiller）所作的悲剧，于1801年完成。



因此即以为此说必错；如加以若干补充，也许可以获致完满的学说。不过有许多过失，却可从另一观点来讨论。

我们不妨将语误作为最适合我们目的的代表。当然也可以用笔误、误读为例。我们必须记得我们所曾讨论的，只是说错了话究竟是在何时及何种情形下，同时已发现的答案也仅以此点为限。但我们尚有另一问题，即为什么会有这个特殊错误，而没有其他的呢？这就得讨论到过失的性质了。大家须知，如果未求得这个问题的答案，而过失的结果也未经解释，则纵然业已提出生理方面的说明，但在心理方面仍然纯为偶发的现象。例如，我说错了一个字，其错误之处可以有无数种，我可以用一千多个字来代替那个正确的字，而正确的字也可以有许多变化。那么，在许多可能的错误中独有的这个特殊的错误，究竟能否有合理的答案呢？

梅林哲^①及梅雅^②二人在1895年曾设法由这方面研究语误的问题。他们收集了许多实例，纯用叙述的观点加以论说。这当然不是解释，但却可因此而得到一种解释。他们将造成语误的错失列举为“互换”、“倒置”（interchanges，字及音节、字母的互换倒置）、“前移”（anticipations）、“留置”（perseverations）、“混合”（compoundings）或合成（contaminations）、“替代”（substitutions）五种。现在试举例加以说明。例如说“维纳斯的米罗”，而非“米罗的维纳斯”，这就是“互换倒置”（就字的位置来说）的例子。又如另一个人人皆知的旅馆茶房语误的例子。他敲大主教的房门，主教问是谁在敲门，这茶房一慌，回答说：“我的奴仆，大人来了。”这也可视为“倒置”的极佳例子。至于句中字母的“互换倒置”，则例如传教士所说“我们经常会感到身体里有一些半热的鱼”（How often do we feel a half-within us）。（按：此句应为“我们常会感到身体里有一些温暖的心坎”）又有人想说“这思想深深地存在我心里”（The thought lies heavily on my heart），却说成：“这思想热心地存在于……”（The thought lies haavily……），这即是“前移”的例子。至于“留置”，则是由于已说出的音节干涉到将要说的音节所产生的错误，例如：“诸君，请（auf）大家饮酒（anzustossen）以祝贺

① 梅林哲（R. Neringer, 1859-1931），德国语言学者。

② 梅雅（A. Nayer, 1866-1950），美国精神科医生。

我们的领袖健康”，却误说为：“诸君，请大家喷嚏（aufzustossen）以祝我们的领袖健康。”

又如议会中某一议员称另一议员为“Honourable member for Centr al Hell”（意即中央地狱里的荣誉会员），即是误把“Hull”说为“Hell”。又如一个士兵对朋友说：“我希望我们有一千人打败在山上”（I wish there were a thousand of our men mortifeed on that hill），即是误将Fortified（字）说为Nortifide（败），这些都是“留置”的例子。就第一例来说，el音乃为Membrar及Centel中音的余响，就第二例来说，Mortified中M音乃“men”中的遗音。这三个失误的例子并不很常见。较常见的是“混合”的例子。例如一个男士问一位女士，可否“送辱”（begleit-digen）她一程。所谓“送辱”实即“护送”（begleiten）和“侮辱”（beleidigen）的混合。（然而，一个年轻人如果如此鲁莽，便很难有希望得到女人的欢心）又如，一个可怜的女人说自己有一种无法治疗的鬼怪病（incurable infernal disease），此处应为“内在疾病”（inferna' disease）的语误。或者如玛拉普萝夫人（Mrs. Malaprop）所说的：“男人很少知道如何评价、着重女人所有的‘无用’的性质（ineffecttual qualities）”，这句话之“ineffectual”当为“affectional”（感情的）之误。这些都是“替代”的极佳例子。

梅林哲和梅雅两人对这些实例所作的解释，可说是相当不圆满。他们以为一个字的音和音节有不相等的音值，如果较高值的音业已发出，便可干涉较低值的音。这个结论显然是以“前移”和“留置”的实例为其根据，但这些实例并不经常发生。至于其他语误，虽存在有音值的高低，也不成问题。最常发生的语误是用一个字代替另一个类似的字；有许多人以为仅凭这个雷同之点，便足以解释此种错误。例如某教授在开讲时说：“我不愿（Geneigt）揣测我前任教授的优点。”这“不愿”实即“不配”（Geeignet）的语误。

然而最普遍而且最可注意的语误是说反了所要说的话。这些例子可不是由于音的相同而混淆造成的。因此有些人遂以为这两个相反的字，彼此间有强固的概念关联（conceptual connection），同时和其心理亦有很密切的关联。这种实例不胜枚举。例如有一次国会议长在开会时说：“各位，今天法定人数已足，因此，我宣告散会。”

其他联想有时也可能作祟，而使人说出相反的话，引起不快的结果。有